

维摩诘经，2014年6月12-13日，巴西圣保罗奥萨尔林 - 第一部分

来源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le5garJbcE4>

讲师：

那么，我们……我来尝试介绍一下这部经。正如月称菩萨所说——月称，印度那烂陀的一位伟大学者——他说，如果你还没有达到菩萨初地，你就没有资格讲经。你没有那个能力和资格来讲经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才出现了论疏，也就是对经的注释。在印度，在佛法传入西藏之前，早就有无数的注释被撰写出来了，早得多。一旦佛法传入西藏，藏人就把大量的经和论都翻译了出来。当然，藏族学者们后来也用自己的语言写了自己的注释，而藏族的注释呢，向来是充满争议的。比如说，隆钦巴写的注释，卡尔玛噶举派、格鲁派或萨迦派不一定接受，不一定尊重。但在西藏，凡是印度人写的东西，他们几乎是盲目接受的——大多数藏人对古印度的佛教学者都有一种特别深厚的崇敬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在印度，印度人写的注释也一样，就像西藏一样，龙树菩萨写的东西，其他学派或其他学院也不一定接受。

这就是佛陀在印度教法的大背景。他教了很多次。如果你想做个大致的分类，按主题或按时间……他教了一些主要关于让人远离负面思想和行为的内容，从实际角度讲，就是最紧迫、最直接的需要——你知道，他不想让人们做很多坏事，越陷越深。所以在这个范畴里，他教了业力、轮回、善行、恶行，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出离心。然后，他向更高层次、更成熟的听众教了无我，基本上就是空性的教法。是的，空性。这当然要高级得多——大多数人理解不了。大多数人喜欢听善恶、功过。所以空性的教法是专门给特定听众讲的。当然这必然会引发争议，那些无法理解空性的人自然会有异议。然后他教了第三类，更进一步——即便是空性，他说，什么见地都没有，包括空性本身也不要执着，连空性也不要，没有任何见地。当他谈到没有见地，他就开始谈到功德、品质，在那里他也许教了如来藏、佛性等等。

但总的来说，所有这些教法，尤其是第二类和第三类，都非常难以理解。所以几百年之后，注释就变得不可或缺了，一些真正伟大的注释家出现了——比如龙树，还有弥勒，也就是未来佛。但你要记住，当我提到龙树、弥勒、月称这些名字的时候，你得记住，我是受了藏人的影响。这些人，比如龙树、月称，他们是那烂陀大学的英雄人物，你懂吗？那烂陀的人去了西藏。巴利传统的大部分内容从来没有传入西藏。所以如果你去缅甸、斯里兰卡，他们可能根本不怎么提龙树或那些人，他们有了不起的注释家。不过，龙树、月称这些人的大量著作受到了藏人的重视，传入了西藏，现在又传到了这里。

而我们在谈论这些东西的时候，这可不是小事，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事。我们谈的几乎是一整个文明体系。比如，在藏语里我们经常谈到中观，大多数藏人都会大肆吹捧中观有多伟大，诸如此类。但如果你真正看人口数量……唯识，不是中观，唯识——另一个学派——可能有更多的追随者。唯识是另一

个学派。虽然唯识也来自那烂陀，那烂陀既有中观也有唯识，或者叫瑜伽行派，有时我们叫它瑜伽派，跟唯识是一回事。比方说，中观在中国并没有那么显赫，是有这个教法，但远没有在西藏那么突出。而中国佛教要大得多，古老得多，比佛法在西藏兴盛要早好几百年。中国早就有佛教了。事实上，我们有些藏文经典还是从中文转译过来的。

在中国，正如我刚才说的，有一位非常非常有名的中国僧人，玄奘，他去了印度，把无数的教法带回了中国。这两个传统都深刻至极，令人叹为观止，两个传统都有了了不起的人——比如无著、世亲，这些都是非常伟大的人。但有一点，经是佛教的圣经。最终，权威来自经，因为那是佛陀亲口所说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到，也许可以不是真正地讲，而只是向你们其中一些人介绍一下这部经。比如《心经》——你们有做《心经》吗？是的。《心经》属于我刚才说的第二类和第三类，是极其极其重要的经典。

《心经》……如果你们读过的话，有没有葡萄牙语版？有啊，好的。如果你们读过，可以看到，整个故事发生在一座叫灵鹫山的小山峰上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……有点像巴西举办的地球峰会——非常重要的峰会，像是一次大型会议，由佛陀亲自主持。那里有伟大的舍利子、观世音菩萨，以及无数其他的菩萨和有情众生，他们讨论的主题放到今天也极其切题。他们讨论的根本不是行为准则，不是戒律，没有任何受时代、文化或地域限制的东西。他们探讨的是：是什么让人不快乐，是什么让人受苦。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：执着于自我。那么自我在哪里？于是他们开始拆解它——通常我们说“我”、“自我”，其实是在指色、受、识，五蕴之类的东西。最终，连色法都被拆解了：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如此这般，整个自我就被彻底瓦解了。

在经文的结尾……就是这样了。这就是唯一的出路。这是最好的良药。这是最殊胜的咒语。你们记得，在结尾处……这就是结论。这是所有人的解决方案。如果你不想受苦，你就必须去思考这些。而这部经，我们说的只有两三页。如果你想要长一点的，有八千颂。想再长一点，有二万颂。还想更长，有十万颂，分十二卷。我相信你们这里一定有。而那已经是我们在佛陀涅槃后所能找到的全部了，因为据说原本还有多得多的内容。即便是我们现有的这些，龙树菩萨也不得不从龙王的领地带回来——它在人间已经失传了，被毁掉了。但我们现有的十万颂全都已经翻译成了藏文，现在他们还在努力译成英文，中文当然早就有了。

还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经，叫《金刚经》。我觉得人们翻译错了，在西方，我记得在俄罗斯大概是1930年代就有了翻译，就那样……通常被叫作“金刚经”，但这个翻译是错误的，它实际上的意思是“能斩断金刚的经”，也就是“金刚能断经”。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经，里面有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句子，大约三十页，满是不可思议的智慧。很多经也是以对话、问答的形式展开。我最喜欢的一段是：佛陀问须菩提，佛陀教过法吗？须菩提说，没有，佛陀从未教过。然后佛陀说，妙极了，就是这样——佛陀从未教过任何东西。还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句子，《心经》、《金刚经》都是，在中国、日本非常流行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相当确定，世界上第一次印刷现象发生在中国，世界上第一件印刷品就是《金刚经》

，“金刚能断经”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它现在藏于大英博物馆。还有禅宗那句话——“路上见佛，当下杀佛”——这些表达的风味与精髓，你可以看出，正是因为这些经典的缘故。佛陀从未教过任何东西。

这些经的风格其实相当精彩。如果读者的心是开放的，真的可以从中学到很多。比如《金刚经》开头，是非常非常细致入微地描述佛陀如何折叠袈裟，如何洗涤钵盂，如何把它放在某处，极其精微的戒律描述。然后到了结尾，佛陀问须菩提：佛陀庄严吗？我们知道，据说佛陀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极为庄严。当佛陀问须菩提“佛陀庄严吗”，须菩提说：不，佛陀没有庄严。就好像把你脚底下的地毯一把抽走一样。

我现在想简单介绍的这部经，在中国等地也是非常流行的一部经——《圣维摩诘经》，全名叫圣维摩诘经，是一部大乘经典。我想这部经在中国受到极高的崇敬，他们甚至画了壁画来描绘经中发生的实际场景，非常美。

大家一定都知道，经典总是以“如是我闻”开头，这是阿难的宣言，是佛陀的堂弟说的话，这句话本身就极为深刻。它说的是，这是我所听到的——至于佛陀是否真的这样说，他并没有声称，他说的是：我听到了这些。这里有一种谦逊，但同时也是一个极为深刻的陈述，因为无论你听到什么，都只是你的听取。即便你在和某人说话，不管是父母、朋友、家人、电视……都只是你在做那个听的动作，你以为那是别人说的，但你也只能如此。

然后，紧接着，在某种类似声明之后……有点像免责声明——“如是我闻”，但紧接着他就说明了地点和时间，通常他说“一时”。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陈述——“一时佛说如是如是”，意味着在另一个时候他可能说了不同的东西。这相当重要，因为有很多经里面佛陀说“我曾是一只兔子”、“我曾是一只猴子”、“我曾是一位国王”，好像存在一个有自我的“我”；而另一些经里面又说：什么是“我”？什么是自我？自我根本不存在。

总之，我想这部经是在毗舍离，一个叫毗舍离的地方，在一片树林里。通常这些经典大多发生在树林里。就是这些树林——而且那里聚集了很多比丘、菩萨、证悟的有情众生、普通人、国王和神祇。通常经典总是以这种大背景开始，有详细的描述，然后列出所有人的名单……

与会者当中有观世音菩萨、摩诃罗尼、文殊师利、弥勒，他们都在场，还有很多很多其他人。就在这时，发生了一件事——有一群年轻人，来自离车族，其中一位名叫宝积。宝积带着大约五百名随从前来拜见佛陀。那个场景一定美极了，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手持宝石做成的华盖，作为供养佛陀的礼物。然后——重点来了——佛陀把所有这些华盖合而为一。不管怎样，这是弟子们的感受，这很重要。他们所有人都感受到，整个宇宙，乃至超越宇宙的一切，全都在同一把华盖之下。

然后，宝积向佛陀提问：这些信众都已发心皈依，将修持菩提心，终将证悟。那么当他们证悟之时，会拥有怎样的佛土？佛陀给出了一个很长的回答，说这不净的、凡夫有情所居的普通世界，就是佛土。这已经在讲大乘的细腻之处了，直接谈到了不二。因为佛陀说：布施就是在这里圆满的，持戒就是

在这里圆满的，忍辱就是在这里发生的，精进就是在这里发生的。那么，还能去哪里寻找佛土？这里就是佛土。这是非常深刻的教法，也就是说，涅槃并不是某个外在的地方。

经中还发生了很多不同的事情。比如，在教法期间，舍利弗心里生起一个念头：为什么我们释迦牟尼佛的佛土——这个大地——如此不净？佛陀以他的一切智，知晓了舍利弗心中所想，于是问道：如果一个盲人看不见日月，那是否意味着日月不存在？对此有很长的讨论。不管怎样，这就是这部经的背景，这是序分。

好，话说五百位离车族人——还记得吗，他们带着华盖来的——来自某个地方，有一座很大的城市，叫做毗耶离城。他们五百人来见佛陀。但在那座城里，有一位菩萨，名叫维摩诘。这就是我们的主角。毗耶离城的维摩诘不是一位比丘。孩子们，他有妻子、有侍妾、有宫殿。他非常非常富有，而且极具影响力，连天神和阿修罗都来向他请教。他也非常忙碌，照顾各种各样的人——病人、穷人……不管怎样，他生病了。他身体不好。

他身体不好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来探望，问候他的状况——天神来了，婆罗门来了，鬼王来了，所有人都来了。龙王来了，龙族的王，都来问候他，因为他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。每当探访者前来慰问，他就给他们讲法——很长很长的开示，讲这个身体是多么不可靠，这身体是脆弱的，是无实质的；讲身体就像水面上的泡沫，迟早会破裂；讲它就像海市蜃楼……总之，他就是这样，——给来访者讲述身体的无实质性与无常，诸如此类。

好，回到毗耶离城。佛陀对舍利弗说：好像维摩诘生病了，你去问候一下他，差不多就是礼节性地问一下他的情况。然后舍利弗有些勉为其难地对佛陀说：我不去。因为有一次，我正在树下打坐，这位离车族人——维摩诘——走过来跟我说话，然后对我说："舍利弗，不要这样打坐。"然后他发表了一大通很长的评论：如果你真的非要打坐，那你就既不应该专注，也不应该不专注，然后你就打坐。如果你真的坚持要打坐，那你打坐的同时应该做各种事情——行走、饮食，什么都做——我才建议你打坐。他说，反正，你为什么要打坐？我猜是因为你想证悟。那他说：如果你不舍弃轮回却能安住涅槃，我才建议你打坐。如果你想把轮回甩掉，那就永远不要打坐。如果你能安住于涅槃，你就打坐；但如果你想把轮回甩掉，那就不要打坐。他说……总之，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话。所以他说，那就是他说的，所以我不去。

然后佛陀转向目犍连——他的主要弟子之一，舍利弗和目犍连，这两位比丘总是形影不离——目犍连想了想，也说：我不去。因为有一次，我在一大群人面前讲法，然后维摩诘出现了，他就这么闯进来说……总之，维摩诘对他说："你给这些有情众生讲法，应该讲空性。"基本上他的意思是：如果你知道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教法在发生，那你就应该讲；如果听闻只是在世俗层面上发生，那你就应该讲；如果你知道根本没有什么教法、听闻、理解，那你就应该讲。总之，他就在公开场合说了这些，然后我就失去信心了，目犍连说。而且他说，其实……他说得也没错。所以我不去，我不要再去拜访他了。

。

然后佛陀转向迦叶，又一位大人物，迦叶也不想去。他说，因为有一次他去专门向穷人托钵——因为穷人需要积累功德——然后维摩诘又出现了，说："迦叶，你这样专门挑穷人托钵，实在是不对。你太偏颇了。而且，托钵是为了化缘食物，你应该只有在知道根本没有食物可寻的时候才去托钵；当你去托钵的时候，应该意识到根本没有地方可去，然后再去托钵。"如此种种，每一段评论都非常长，我只是在大致总结。不管怎样，他拒绝去了。

这些都是了不起的人，他们一个接一个，都不想去。还有一位，他也不去——他也拒绝了。他有一次去维摩诘家里托钵，你知道维摩诘怎么做吗？维摩诘把我的钵填满了美食，但在把钵递给我之前，他说了一番话。他说："须菩提，只有当你了解一切法平等……"然后是一大段话。他说："须菩提，只有你不断除贪瞋痴，却又不被它们所染污，我才把这食物给你。"听到这一切之后，须菩提心想：我怎么向佛陀汇报？我怎么继续下去？十方一切都好像变得昏暗了。然后他把钵一扔，转身离开了，说：我就是没办法去，就是去不了。他就发了那通脾气，所以我现在回不去了。但实际上，在这一段还有更长的内容……好，下面还有好几位。

佛陀又开始请其他几位阿罗汉和菩萨，他们全都拒绝了。佛陀请自己的儿子罗睺罗去，他也拒绝了。因为他说，有一次他游化托钵，很多年轻人走近他，说："哇，你是王族之子，本可以成为释迦族的国王，你是佛陀的儿子，现在你看，你却出家为僧，放弃了这一切，真是太了不起了。出家为僧有什么好处？"这些年轻人问罗睺罗。罗睺罗心想，太好了，年轻人对出离心感兴趣。于是他热情洋溢地开始讲出家有多么殊胜，如何如何好。然后这位维摩诘又出现了，又插进来，打断说："罗睺罗，你不应该讲这些。"维摩诘说："因为出家实际上没有什么好处。"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法。他说，"好处"——当你谈到好处的时候，你是在谈因缘和合的现象：你种下这个，这个种子就长出来，如此这般，但这是无常的。任何无常的东西都是完全不可靠的。出家的全部意义，就是超越因果。当你超越因果，就没有什么"好处"了。出家的全部意义，就在于没有好处。他基本上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所以罗睺罗也没有去。

然后佛陀请阿难陀。他也拒绝了，因为他说：有一次，佛陀您有点不舒服，我就进城去寻找牛奶。维摩诘看见了我，向我行了礼——对，其实维摩诘总是向所有的僧众行礼——维摩诘向我行了三次礼，然后问道："尊者阿难，您为何在此？"阿难说，佛陀有些不适，所以我来取牛奶。维摩诘说，哎，你不应该这样说！佛陀怎么会生病？佛陀从不生病。你这是在诽谤佛陀。他说，你不要去跟别人讲。总之，阿难听了，非常惭愧，因为……他说得也没错。

然后佛陀试图请弥勒去。这又是很重要的一位——弥勒是一位天神，因为他现在身处兜率天，在那里教授天神。维摩诘出现在天神的境界，几乎是质问他：你不是应该在下一世成佛吗？你的下一世——所谓"下一世"，到底有没有过去、未来或现在？所以他基本上是在谈轮回，因为他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认为它是未来，那就不对；当然，过去是不对的，现在也是不对的，总之如此。

之后又有好几位菩萨，再之后，终于轮到文殊师利了。文殊师利要去了。于是整个……消息传开，文

殊师利要去见维摩诘了！所有人都想听，这两位见面会发生什么，就都跟着去了。就这样，全部都去了。

如你所见，这部经就是这样生动活泼。实在太可惜了，经典从来没有人真正去读，因为确实有点难读，而且看起来非常重复，表面上重复……剩下的部分，我会尝试读一读，看看能做到什么程度——很难读，没法集中……总之，这一切的精髓，都是由佛陀引导的，你们还记得那把华盖吗？他把一切都放在了同一把华盖之下，整件事情都已经由他预先安排好了，已经暗示好了。这是很多大乘教法的讲授方式。

关于文殊师利和维摩诘之间发生了什么，我来给你们预告一下：有一个很重要的场景，两人都沉默了，没有说话，这正是重点所在。这个传统在禅宗中得以保存——就是那样坐着，不说话，什么都不做，因为只要你做了什么，你就犯了错误。

所以，如果有问题……我们这节课不能提问，否则维摩诘可能就会出现。

这有点跟这部经有关。有人想知道菩萨和佛陀之间有什么区别，以及单靠修持巴利文经典，能否证悟，还是说只有借助大乘经典才能证悟？

三乘当然都能带你走向证悟……今天早上，您谈到了我们拥有的幻觉，或者说，我们如何……

我们有多么执着于试图修补轮回，也正因如此，我们被从当下分散了注意力。在他的修行过程中，他注意到我们有这种“正在进步”的幻觉——当我们修行的时候，我们会把自己的证悟放在未来某处。所以他想问：有没有什么对治方法，能让我们把这个幻觉从背上卸下来——这种按时间线进步的幻觉？

只要认清这一点，其实已经是相当好的对治了。但你还是要跟习气宣战。所以你必须持续地打这场仗，用同样的战术，不断重复，保持连贯，做大量随机的事。

那我可以问一下，“随机”是什么意思？

就是没有理由的。习惯性模式，很多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正当理由——我们为什么做我们所做的事。当然有一点点理由，但那些理由也站不住脚。比如“打发时间”，你知道吗，打发时间——为什么要打发时间？时间反正会过去的，它正在被消耗，然后就是等待、安排日程。但现在我们完全陷在这张网里，想出来太难了。比如日程安排，你知道吧，比如明年去某个地方度假。这已经开始给你带来压力了，因为你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按那个计划来。一切都得赶，都得弯，都得取消，因为你订了那家酒店。这就是我们跟习气战斗的方式。

禅宗有很好的方法，非常深刻。禅寺会让你去打扫厕所一百次，哪怕已经很干净了，还是继续打扫。还有把米粒和硬币放在盘子上，观想曼陀罗供，这也是对治习气的好方法。同时也没那么难，因为实际上，如果你真的能坚持一下，习气其实是非常脆弱的。但要安定在某个习气里，是会有困难的。

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教授，关于毗玛拉弥陀的，而他理解得很正确。毗玛拉弥陀试图打破每一个念头，试图不让人执着于任何处境、任何教法，或任何评论。但这个学生感到内心有一种冲突——所有的教法都以某种方式指向那里，但他就是没办法那样感受，没办法那样修，所以他甚至不知道从哪里开始，来请求帮助或者停止。

这显然是大乘的……你知道，这是什么来着，教导胜义谛的经典。所有相对层面的修法，从来没有被否定过。记得吗，佛陀接受了那些华盖，而且非常欢喜。所以所有的修法——顶礼、献花、供香、华盖——这才是佛法之美。这可能是佛法最美妙的地方。

世俗谛与……我不该说"共存"，它们其实是同一件事。对空性有一些局部理解，谈论空性，这在许多其他宗教里也有，西方哲学里也有。像尼采这样的人，他们讲一种局部的"一切都是你的心"，"一切都不如它所显现的那样存在"。他们是这么说的。

但接下来呢？你就在咖啡馆抽着大雪茄、喝着浓咖啡，打发时间，跟人聊了好几个小时，然后回家，陷入抑郁——也就这样了。

但在这里，你不仅可以做，你应该做，你必须做所有这些看似有神论色彩的修法，比如献花、绕行佛塔等等。而神奇的地方在于——这正是佛陀所说的——因为一切都不具有真实存在的本性，正因如此，你供一朵花，哪怕只是一朵花的花瓣，你就能积累功德。

明白这个逻辑吗？这是一种非常惊人的逻辑——正因为是空性，所以你才能积累功德。

后来也有人说，对于那些能够接受空性的人，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可以接受的，因此道路会变得非常开阔。同一位上师可以对某人说，去菩提伽耶，在那里做供养，你会有很多功德；而对另一个人，同一位上师会说，观想菩提伽耶就在你的房间里，在房间里绕行，你有同样的功德。两种都被接受，没有矛盾，一种不比另一种低。但上师对第一个人说去实地，是因为对于那些还无法消化"一切都是你的心"这个道理的人——佛法就是这样运作的，佛陀的教法就是这样运作的。

好，我们来做回向。有人请求一个密续传承，我明天早上来做。明天是非常吉祥的日子。早上如果我来得及，会继续读一点这部经，大概九点左右。下午会有一些让我们的珍贵人身变得有意义的内容。好，眩晕了。